

353

桂 林 旧 事

刁紫梦 罗标元 陆汉卿 左超英 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1.25 插页4 字数263,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407-0513-2/I·381

定价: 3.95元



1 演剧九队演出《河内一郎》剧照

2 《军民进行曲》剧照, 抗宣一队演出

3 西南剧展十人评议团合影

1	2
3	



4 美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一九三九年夏与救亡日报

社同人合影

5 艺师班师生抗日宣传流动画展

6 桂林四维平剧团参加『西南剧展』留影



4	
5	
6	



7

7 新中国剧社合影

8

8 文化供应社同人合影于桂林社址前





9 国际新闻社同人合影
10 『西南剧展』代表联席茶话会

9
10



前 言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是中国人民奋起反击侵略者的八年抗战时期。由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广西桂系中爱国民主势力积极抗日主张的施行，使位于湘桂线上的桂林繁荣起来。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华夏半壁河山沦于敌人铁蹄之下。许多进步人士辗转来到桂林，在这里从事了大量的进步活动：冲破旧势力的政治、经济封锁，兴办各项进步文化事业；用自己的血和汗凝结成反帝反封的光辉篇章，实录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歌颂正义与光明，鞭挞不义与黑暗，号召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向广大人民群众指明了只有坚持持久战，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为我国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近十多年来，我国文史学界重视桂林这段史实，潜心研究，硕果累累。这段历史，同时也受到某些国家人民的瞩目。作为本地区的文博工作者，理应把收藏、陈列这段地方史志作为自己工作中的重点，通过调查访问，征集文献史料与实物标本，再现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历史的

画卷，可以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为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这些设想，得到桂林市党政领导的支持与关怀，一九八〇年底，成立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陈列馆筹备处”。

几年来，筹备处的同志们几次出访，先后到广西有关县市和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等地调查访问了一百多位当年在桂林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同志。很多老同志回忆抗战中的桂林旧事无不感奋话当年：有的同志称桂林是他的第二故乡，因为这里是他们迈向革命道路的起点；有的说，桂林时期是他一生创作和演出的旺盛期；有的感触颇深地忆起，这是他代表作品的耕耘之地……他们忆念那衣不御寒，食不果腹，但战斗力极其旺盛的日子；怀念那非常时刻，同志间、上下级间生死与共，情同骨肉的深厚战斗情谊。他们回顾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英明决策，周恩来同志英勇战斗在国统区，积极贯彻党的方针路线的卓越领导才能。他们对进步爱国人士李济琛、李任仁等予以高度评价。同志们围绕着长沙大火、桂林被敌机轰炸、在桂林文化城各自开展的进步事业、“皖南事变”前后的白色恐怖、太平洋战争爆发、“西南剧展”、抬旗献金，以及湘桂大撤退等几大议题，向我们作了详尽的描述。

我们调查访问之际，正值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进行经济改革的初期。被访的同志们刚挣脱极左路线的桎梏，正准备追回逝去的岁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继续作贡献。百忙中，他们多次接待我们，并积极查阅历史遗迹，或赠送或复制翻印。有同志风趣地说：“经过了几个革命时期，保存的东西不多，特别是遭到十年浩劫，能留下来的实物已是凤毛麟角，早知你们要，我就加意保存起来了！”有的同志以能为我们提供详细的采访线索而感到欣

慰。其热情、态度的严肃认真，令人敬佩。

一九八四年春，“西南剧展”四十周年之际，中国剧协、剧协广西分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在桂林召开了纪念座谈会，本处举办了“西南剧展文物史料展览”，出版了《西南剧展文物史料选辑》，这就是筹备处在几年工作的基础上，在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与热心指导下完成的。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桂林的文博事业会日益兴旺发达，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史实，也将作为地志性博物馆重点展出的内容之一，呈现在观众面前。

本辑各篇，是近几年来采访过程中，老同志们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谈话笔录稿也都经过本人审定。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人和事，是非与曲直都受到实践的检验。我处将它们编辑成册，以飨读者。

我们的调访征集工作得到江浩、郭志高、梁碧兰、封小明、丁银川、肖炎堃、徐柏林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冬

目 录

前 言.....	(1)
桂林旧事.....	黄药眠 (1)
桂林的回忆.....	张友渔 (11)
回忆国际新闻社.....	高 天 (17)
记桂林《救亡日报》.....	林 林 (32)
不朽的战士	
——忆范长江同志.....	任 重 (51)
忆念桂林.....	叶厥孙 (61)
奋斗不息 海人不倦	
——忆胡愈之在桂林.....	于 友 (71)
《救亡日报》在桂复刊二三事.....	彭启一 (77)
悠悠漓水情	
——太平路忆旧.....	高 汾 (86)
回忆桂林《大公报》、《大公晚报》和新闻界、	
文艺界的团结合作.....	王文彬 (91)
关于桂林国际新闻社的情况.....	范长江 (104)
抗宣一队（剧宣七队）在广西.....	吴荻舟 (109)
回忆桂林生活.....	雷 蕾 (133)

夜话四维平（京）剧社

——回顾桂林时期的京剧革新……吴 枫 金素秋（139）

瞿白音与新中国剧社……………周 伟（152）

忆“西南剧展”平（京）剧的几台晚会

——《太平天国》与两台老戏的说明……曹慕晃（178）

桂林文化城与荃麟同志……………于 逢（185）

盛会中的一次小麻烦……………田念萱（197）

迎黎明举笔作刀枪

——忆新安旅行团在桂林的临时写作委员会

……………大 朋（203）

关于《还魂草》

——“创作回忆录”之八……………巴 金（218）

演剧九队在桂林……………吴 淞、徐 炜（226）

我所知道的文化供应社……………黄荣芳（242）

爸爸新波在桂林的木刻创作活动……………黄 元（255）

春山恋……………黄药眠（273）

写给彦兄……………巴 金（282）

司马文森和《文艺生活》……………雷 蕾（286）

秋江——我们的华西里……………于 友（295）

桂林往事拾零……………端木蕻良（300）

忆桂点滴……………艾 青（306）

文化城琐谈……………尹瘦石（308）

忆抗战时期桂林的美术教育活动及其他……………张安治（313）

忆建庵在桂林……………黄 丽（322）

我的回忆……………巨 赞（326）

忆广西省立艺术馆……………田念萱（331）

胡愈之同志在桂林……………编 者（334）

骆宾基忆桂林.....编者 (338)

忆 旧

——廖沫沙同志谈话记录.....编者 (346)

访甄伯蔚同志.....编者 (349)

桂 林 旧 事

黄 药 眠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回想起三十九年前的桂林旧事，觉得这已经是很辽远的历史了。但这却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

记得当时，敌人还没有到岳州，长沙虽然紧张，但还没有作迅速撤退的准备，殊知当时的长官，临时却匆忙地放一把火，把长沙完全烧光。我幸而得到范长江同志的招呼，在放火前几个钟头离开长沙跑到衡阳，那时已经快半夜了。天亮以后，才知道长沙已经给政府的军队放火烧光了。

我在衡阳呆了两天，从长沙蜂拥而至的难民就拥来了。长江同志也来了，这时他才把到桂林去搞个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的意见告诉我。为什么要到桂林呢？不到重庆，不到广州去建立国新社呢？莫非贪图“桂林的山水甲天下”么？我想不是，因为重庆是国民党的战时首都，控制力较大，而桂林则蒋帮与桂系有矛盾，这个矛盾可以作为掩护；其次桂林地处偏僻，日本侵略者如果想打通南北干线，首先是由北平、武汉、

广州这一条线。计划已定，他就派我和任重二人先一步到桂林。

那时的火车，已拥挤不堪，我同任重两人只能在厕所旁边找了地面上两个位置坐下，从衡阳到桂林很短的路程，可是火车足足跑了两天两夜。

到了桂林早上八点以后，我们才去找到了一间旅馆，考虑到后面还有后续部队要到，就租了两间大房间，果然第二天，范长江同志就率领七、八个同志来了。

不久，我们在环湖路租下了一间民房，同陈此生先生、千家驹先生同住在一起，一个办公室只有十六平方米左右，摆上七、八张小桌子，国新社就这样成立起来了。我们派出六、七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记者，由陆诒率领，从桂林到广州、衡阳打一转，写了十多篇稿子发出去。这是桂林国新社首次发出去的稿子。我们的口号是，“用最高的写作标准发稿，用最低的消费水平维持生活”。每个人每月十五元生活费，每天吃素，豆腐、白菜，每星期吃一次荤。住的地方，是七、八个人住十二平方米的楼上，房子很矮，屋顶常常碰得头壳痛，一到夏季，更闷热得令人难于入睡。

接着不久，广州沦陷，《救亡日报》也由夏衍率领搬到桂林来了。这个报纸，不仅有政治性而且有文化性。因为夏衍本人是党员又是一位戏剧家，在桂林首先上演了《一年间》，为此次上演，还举行了一次募捐运动。后来又上演了他的剧作《心房》、《法西斯细菌》等，这些话剧，振奋了大家的 不怕困难、坚决抵抗的决心。

渐渐的，各方的来人更多了。于是，桂林除了广西当局的《广西日报》以外，增加了《救亡日报》、国新社，还有代表国民党军统系统的《扫荡报》。这就是从新闻界来说。在杂志

方面，有胡愈之主编的《国民公论》，有宋云彬、秦似、孟超等主编的《野草》。

有广西当局的国防艺术社，有由瞿白音主持的新中国剧社，还演出好多同抗战有关的戏。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在桂林的文化界还是相当活跃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界曾召集几次座谈会，讨论热烈，一致拥护这个座谈会讲话；还谈到适应广西当地的情况，应该发展有地方特点的文艺运动。同时，还开了文艺讲习班，如司马文森的夫人雷维音就是讲习班的学员之一。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之所以在全国占有地位，还因为它对重庆总会的重要文件提出了些不同的意见，展开了学术性的争鸣。这件事虽然时过境迁，但依然还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项目。

桂林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城，还因为它有许多出版机构，例如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桂林文化供应社等等，因为有这些出版机构的支持，所以我们能够出版一些进步刊物、书报。

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都曾在桂林呆过，如艾芜、艾青、王西彦、王鲁彦、端木蕻良、舒群等，都在桂林呆过一段时期，或路过桂林，由桂林转到重庆去。

此外，还有华南地方的《中国诗坛》的诸作家，如黄宁婴、陈残云、蒲风等搞的诗歌活动，有时还组织一些诗歌朗诵会，为诗歌的大众化作了些实际工作。

广西还有一部分民主派和进步人士，有以李任仁、陈劭先为首的广西建设研究会，还有救国会、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桂林中山纪念学校、演剧五队（原九队）、抗宣一队、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士服务团、新安旅行团。有以郭德洁为

主任的广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并创办《广西妇女》月刊，宣传科学、社会民主、妇女解放理论，这与国民党办的妇女会又有所不同。

此外，还有宗教团体：耶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等，不分信仰，都积极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要特别指出的是广西回教救国协会，训练回民青年参加抗战，并出版《正义》月刊和壁报。由于有了上述的许多抗日救国团体，大家团结一致抗敌，所以，才有了桂林的繁荣的文化城。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当时在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以及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路过广西的时候，积极做了些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如对李济琛、白崇禧、李宗仁、黄旭初等人都屡次表示不暗中搞挖他们墙脚的勾当，因而使他们放心。

桂林，不仅文化繁荣活跃，而且有许多酒馆、饭店也搬来了，有上海菜馆、广东菜馆、北京菜馆如“厚德福”。我们这些穷文化人，一年之中，有几个节日也会凑钱到饭馆聚餐，每当酒酣耳热，有些人会高声朗吟起“国破山河在……”的诗，击节悲歌。有些人则一起合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歌罢，不少人潸然流泪。

现在提一下我个人的生活经历。

我由衡阳到桂林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凌晨。下了火车后，没有地方好去，慢慢地走到桂林的阳桥边，榕湖里那时还没有水，那一带只有迷漫的雾气。想起抗战才一年多，就丢失了半个中国，面对这迷漫的雾气，不免心里有点茫然的感觉。八时以后，街上的店铺才开门，我和任重两人，就在阳桥旁边，吃了两碗马肉米粉，也许因为我们肚子饿了，吃来还颇觉有味，原来这是桂林的特产哟！

国新社成立了，我担任的是名为总编辑，事实上是修改各采访记者写回来的稿子，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管。我知道国新社是救国会的附属组织，是比较进步的。至于其它的活动，我一概都不闻不问。我不求名不求利，不争地位，愿意作一个平凡的人物，做些对国家人民有利的工作。

至于平时的生活那是很艰苦的，本来每个月每人只有十六元生活费，而我则得到特殊例外，每月给我三十元生活费，是国新社的最高标准，这使我还有点闲钱，有时会到广东饭馆去吃碗腊味饭，或到上海饭馆去吃菜饭再加上一块排骨，能够果腹也就算了。那时我同徐宗祯有往来，她看见我这样穷，有时还拿出一些工资来津贴我一点。

本来，我如果想活动的话，我可以写信到重庆第三厅给阳翰笙、冯乃超等创造社的旧人，谋一席之地，但我想，到那里去一天到晚要同官方“打太极拳”，也殊觉乏味；要不然我就写信到中山大学，请我的异母兄黄枯桐为我谋一席职位，但我也懒得去求人，只求对抗战能做些有益的工作，安贫乐道，能够过日子就算了。

大约在一九三九年末，我接到梅县家中来信，知道母亲在家久病，辗转床席，恐亦不久人世。她要我回去看看她，于是我筹了一笔盘缠，由衡阳转韶关回到梅县。

当时我看见母亲正发着高烧，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但神志还清楚。她看见我只提着一小包行李，穿着简朴，一身瘦骨，精神也不够健旺，就流泪说：“你外面流浪了十几年，现在回到家里来，还是这么个样子。你以前的同学伊先生来看我，一身穿着华华贵贵，整整齐齐，还带着新婚的妻子来看我，多么神气！而你现在，年龄这样大了，还是个单身汉。现在妈妈也年纪老了，这个病眼看也好不了啦！如果你愿意的

话，就留下来不走了，妈作主给你娶个媳妇，你就留下来给我‘送终’吧！”

我一时不好回答，只劝她安心养病。过了几天，我就向她告辞了。当时，我是下了决心，南京独裁者不倒台，我是不结婚的。

回到桂林才两个多月，就接到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我身无分文，只好写信给朋友，借了两百块钱寄回家去治丧。

但这时的国新社，由开始到一九四〇年，经过一年多的奋斗，终于业务渐渐发达起来了。湖南、福建、浙江、四川等地都订购我们的稿子。此外又约请香港国新社金仲华等人写些时事专论，约请张铁生编国际新闻；又派人到上海，潜伏在敌伪下面，每两个月写些专稿回来。国新社已经能作到自给自足，生活虽然困难，但精神上是感觉得颇为自豪。

谈到那时桂林的生活，就不能不提那时日本飞机对桂林的空袭滥炸。

大约每隔三五天日机就要来空袭一次，每听到警报一响，我们就携着一小包随身衣服越城跑到老君洞去。那里洞深口大，容纳一二千人没有问题。有时我人是躲在洞里可头部伸出洞外，看着敌机结成三架一组编队在头上掠过，高射炮弹稀疏地在机身旁边泛出一个个烟圈，但从来没有看见他们打下一架敌机。

每当敌机投弹，发出飕飕之声的时候，我就急忙把头缩进洞里。我当时也相信，如果敌人就在我的附近投弹的话，炸弹的气浪也会把我冲倒的。接着就听到轰隆轰隆几声炸弹爆炸的声音，顿时城内就冒着几缕浓烟。那时洞里的人都望着那浓烟，猜测被炸的是什么地方，如果猜到被炸的地方离我们住地甚远，则又放心了。到了解除警报后，大家又相率回家，看见